漢書門 類
二〇六三 號
一三九 函
一〇 架
五八五 冊
二〇一〇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〇六三 號
五八五 冊
三九九 函
二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illegible] (207)
函號 309 [illegible]

總經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書卷第二

臨川吴澄纂言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成於堯之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貢者下供上之名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各州綱紀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然後因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

此第一章總敘大槩以起後章

冀州

冀州堯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尊帝畿示天子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辭載始有事也壺口山名龍門之上口也在隰州吉鄉縣東南梁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爾雅云梁山晉望謂此山也岐狐岐之山也在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呂不韋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溢逆流孟門蓋在壺口之下流壺口治則河流壺之中而不復出其上矣自是乃治梁。治岐魏志曰梁山北有龍門大禹所鑿新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在洚州龍門縣其一在同州韓城縣陳氏曰水患莫甚于河河之險在于龍門孟門蓋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爲河之距扼故首治之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豈得爲無事鑿其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其所無事也林氏曰鑿者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

天地之性也蔡氏曰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太原河東太原府也岳太岳山在晉州霍邑縣東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也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蓋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于河此導汾水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漢河内郡懷縣今懷州也衡漳水名衡古橫字漳水二源一出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名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名濁漳東至涉縣合清漳東北至定遠軍東光縣入北河曾氏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自太伾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河從漳橫故曰衡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日以東而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太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白色也壤質也水害旣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上稅下之名粟米兵車之類錯猶間也賦上上第一等間或第二等田中中第五等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畿內之地併與

壥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但田賦也他州皆先田後賦蓋賦出于田而已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定州曲陽縣恒山北谷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出眞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曰陸禹河自澶相以北在具冀以及枯洚之南皆穿西山踵趾以行班馬王横所謂載之高地是也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

此處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孫炎以爲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者非是程氏曰古河未嘗逕邢行鉅鹿之廣阿也作謂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可耕治也敘此于田賦之下以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呂氏曰言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故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島海中山皮服製皮爲衣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遼西臨榆縣河入海處蓋在碣石東南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物必達于海而後至帝都故八州敘事于章末紀其入貢之道冀州天子所自治故無貢篚璧有島夷皮服之貢島夷來貢所經之道東海在左碣石在右來行其間由海入河而達帝都也

此第二章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蔡氏曰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淪于海河益

徙而南濟河始相去不遠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泲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澄案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蓋通用註說文者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泲爲二水非也

九河既道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蔡氏曰唐滄州即漢漸海羣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去海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巳爲海處始分爲九而淪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巳爲海水所漸鄘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說是也澄案後儒蓋因爾雅九河之名而誤道水得其道也後倣此

雷夏既澤

雷夏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澤者水之鍾也孫氏曰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也呂氏曰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則相轉而巳達海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損數百里之地因其勢以爲澤使

之有所容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兩相合謂之會合爲一謂之同新安王氏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者沮溝出濮陽灉水出曹州下流相合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兖地宜桑後之濮上桑間可驗也地高曰丘兖地卑民皆升高丘以避水今水退而桑土既可蠶矣于是民始下高丘而居平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傳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繇抽也條長也吕氏曰兖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包喬不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中下第六等貞猶木之貞榦貞榦在下枝條在上貞者物之下事之終也賦下下第九等言在九州之下九等之終也禹治水八年十有三載通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敷同謂一州之内或高或下水患皆平若有一處未平則不可謂同也兖水最甚故作治十有三載乃同也

厥貢漆絲

貢者謂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先漆絲

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他州做此

厥篚織文

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也篚竹器筐屬幣帛必承以篚所謂篚厥玄黃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東陽馬氏曰周官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琨瑤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杶榦栝柏篠簜是也六曰貨貢龜貝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織文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斿旗之有旒垂下者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兖雍最寡荆揚最多然各因土地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泛舟于水謂之浮自水通水謂之達案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謂此乃漢河與漯殊異澄嘗浮濟舟人言漯合于濟孔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此第三章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孔疏曰東北當跨海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即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嵎夷既略

嵎夷即堯典嵎夷葢海濵之夷在登州畧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密州莒縣東北濰山北至濰州昌邑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入濟其者將然之辭上言既道既者已然之辭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濵水旁也斥鹹土也可煑爲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平土則白而墳海濵之土則䖏䖏皆斥鹵故曰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上下第三等賦中上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曁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畎谷也枲麻也鉛黑錫也怪石怪異之石碔砆之

屬岱山之谷出此五物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産爲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萊夷萊山之夷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檿山桑也野蠶食山桑成繭其絲中琴瑟絃以之爲繒堅韌異常惟東萊出此絲水平而萊夷之地可作牧矣故篚檿絲而來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至鄆州中都縣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汶水出原山之陽不言達河者達濟則自濟可達河矣

此第四章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距岱南至淮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至淮一州之境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間始大其泛溢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沂州沂水縣艾山行六百里南至下邳入泗源

出尼丘山西北徑魯雩門即曾點浴沂處又一源出武陽冠石山又一源出黃孤山又有出沂州費縣者皆曰沂水乂治也徐之水非一獨舉淮沂者蓋徐州泗水爲大而淮沂二水與之並沂在上流而入泗水淮在下流而受泗水二水治則他無不治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跨兩邑間費縣在其東南蒙陰縣在其東北顓臾國在費縣西北故爲東蒙主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之東南海州朐山縣之西北藝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澤名在鉅野縣北五里其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俗呼梁山泊水蓄而復流曰豬東原漢東平國即鄆州也後爲東平府以地之平故曰東平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景帝時亦名濟東國東平下濕自古多水患後世數徙其域厎平者水患已去厎于平也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黏泥如脂之膩也考工記言摶埴老氏言埏埴土黏膩故可摶可埏而爲器埴墳其土質有黏膩者有墳起者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上中第二等賦中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徐土赤而五色亦間有之案周書作雒篇曰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蓋以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五色具也翟雉也五色之雉羽中旌旄嶧山名下邳縣有葛嶧山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水名出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因以爲名西南經曲阜分爲二派南洙北泗至瑕丘復合又經魚臺東南過沛彭城又過下邳入淮泗濱泗水之二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不曰石而曰磬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北之夷蠙蚌之別名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纖黑經白緯縞白繒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而泗自泗達于河或謂泗水不可達河者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文頴註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跡耶晉王濬伐吴杜預與書云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古今絶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

之大小當不減于今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此水道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皆引河而注之淮泗也

此第五章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州東境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處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

康至湖口縣入江陽鳥鴈也冬月居于此澤洲渚之間千百爲羣日夏南冬北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隨日南北趨暖避寒故曰陽鳥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入謂入海蘇湖之水于此入海也震澤太湖一名五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湖州也震如三川震之震俗謂湖翻大湖之水震蕩難定故名震澤江之下流三江既入海則震澤厎于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竹濶節曰簜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新安王氏曰兖徐言草木于厥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同兼山林言之也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于厥土之上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下下第九等賦下上第七等上錯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特言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皆美石瑤石玉琨次瑤篠材中矢笴簜材中樂管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齒象齒革犀兕革羽鳥羽毛牛毛木楩梓豫章之屬凡木之可用者皆是島夷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卉草也卉服織草以爲衣服也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凡貢物有宜入篚而貢者有宜包裹而貢者故又出厥包一條于厥篚之外小曰橘大曰柚錫與也

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故曰錫貢錫貢字例當在貢物之上爲嫌厥篚之文繫以錫貢則不成辭故言之于貢物之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泗可達河而至帝都矣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自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吳王所通之水以爲禹跡澄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兩水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

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
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此第六章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春曰朝夏曰宗江漢合
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氾濫橫流之
患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也
九江孔殷
九江今之洞庭也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

地記言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
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
洞庭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
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孔甚殷盛也言九水之合有所容歸其流甚盛也
漢志以九江爲在廬江之尋陽縣者非是蓋尋陽
乃揚州之境不屬荊州且惟一江而已不見有九
江而孔疏又以彼處九江之名起于近代則非禹
貢所謂九江也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源發梁

州流經荊州故梁荊皆有沱潛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案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者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潛乃江漢下流支派不一葢謂江漢下流不一支派無循其道者矣雲夢澤名周官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案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葢此澤跨江南北八九百里故每處名焉土謂水退而土見作乂謂可耕種而治乂鄭氏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易氏曰左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則在江北爲雲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爲夢江北江漢之會水潦常積雲在北方者方見土江南皆山水源易涸夢在江南者已作乂沈氏曰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

厥土惟塗泥

　土下濕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下中第八等賦上下第三等蔡氏曰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濶人衆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

荆州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孔註謂善者爲先也杶榦栝柏皆木名杶古椿字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揚州貢木不言其名凡木可用者皆貢此州所貢只此四木而已礪麤砥細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丹砂箘簵二竹楛木名材皆中矢笴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三邦未詳其地厎致也匭匣也旣包而又匣之敬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厎貢其有名者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出菁茅然他處亦有之舊以三邦厎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者非是

厥篚玄纁璣組

玄染黒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黒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珠不圓者組綬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于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于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自漢出陸行及洛濵乃用舟順流而下逾越洛口而遂入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浮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

此第七章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府鞏縣入洛瀍水出河南郡舊穀城縣替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至新安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此言四水皆入于河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葢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周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滎在鄭州滎澤縣西五十里敖倉東南鄭氏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

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一也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波水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被覆而及之也孟豬在睢陽郡虞城縣西北周官作望豬左傳爾雅作孟豬漢志作明豬史記作明都夏氏曰菏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也不言入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色不一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說文曰黑剛土土質高下不同故别而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中上第四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間或第一等也蓋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也

厥貢漆枲絺紵

周官漆林有征周時豫爲畿内故征而不貢禹時豫在畿外故貢而不征紵麻屬林氏曰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或成布未成布不可詳

厥篚纖纊

纊綿也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

錫貢磬錯

磬錯治磬之錯也凡錫者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由洛達河

此第八章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距西岳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嶓二山名岷江源所出嶓漢源所出二源既滌水無阻滯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江漢别流之在梁州者成都府郫縣東有沱水西入江又彭州導江縣西南有沱水東入江又洋州眞符

縣有灊谷水西南入漢灊音潛凡江漢之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酈道元謂其山上合下開沬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旅祭名旅平者治功畢而祭以告水患之平和夷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旅祭二山而和夷所居之地亦致功也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下上第七等賦下中第八等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爲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兗于下中而梁爲下下隨本等第八爲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金鏤剛鐵可刻鏤者也磬石磬先鐵後銀鐵多于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見梁州産鐵之多也熊似豕羆似

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孔氏謂以四獸之皮織金通外國之俗者爲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傳之織而爲布非縫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西傾山名在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葉氏曰中國之貢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澄案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所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他州之貢則皆然舊註以此句屬下文浮于潛之上者非是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敘漢自西樂城以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于渭濱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當曰入于沔逾于渭蓋二文互也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

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蔡氏曰褒斜之閒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又未可曉絶河而渡曰亂

此第九章

黒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黒水東至西河西河主冀都而言龍門之河在冀西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既西者導之西流也柳宗元曰其水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墊没及底故名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出安定岍頭山易氏曰岍頭山一名崆峒連亘原州高平百泉平涼三縣涇水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保定縣邠州宜禄縣永壽縣又東北流至京兆醴泉縣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水出山處故漢名谷口縣白渠溉田在此地又自池陽東流至涇陽縣南七里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伐秦濟涇而次在此地東南流至高陵縣東北流至雲陽縣西二十五里即鄭國鑿渠處又東流而入渭洛入河處

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縣而入
渭又至華州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
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
原縣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
慈馬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
入渭從如恒衛既從之從灃水出京兆鄠縣北東
至咸陽縣經上林苑與渭水合爲一故曰同案水
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晁氏曰此邠州漆也程氏
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非禹
貢之漆水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在耀州冨平縣掘陵原
岐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終南惇物鳥鼠三山
名終南一名太一山在京兆萬年縣南五十里惇
物一名垂山在武功縣鳥鼠俗呼爲青雀山在渭
源西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也在邠
州豬野澤名武威縣東北休屠澤是也治水成功
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未詳其地史記以爲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或以爲燉煌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西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即燉煌也敘謂服從政教也舜竄三苗之君于三危者猶尚桀驁頑不即功蓋三苗故地山川險惡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黃壤故其田他州莫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上上第一等賦中下第六等或謂荊州厥賦下上上錯之等是與雍州兩易而此不言錯何也曰荊賦或時數多于雍則錯出第六而雍爲第七自是荊之賦有增羨而非雍之賦有減殺也故荊言錯而雍不言錯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球琳皆美玉或云球玉磬琅玕美石似珠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國名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近朔方地即猶即工之即敘猶丕敘之敘即敘言臣順而効貢也梁州織皮西傾之戎所貢雍州織皮此諸國之

戎所貢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大戴記云北發渠搜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舊本織皮至即敘十二字在會于渭汭之下蘇氏曰其文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今從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禹導河所始處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雍之貢道有二北道自積石至西河南道自渭入河北道自龍門而下與南道會于渭汭蔡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内藏放熙河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

姑録之以備參考云

此第十章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陳氏曰隨山治水故以導言水源出於山因山以相水之源委山有澗谷者導而納之川朱子曰導山自北而南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爲之紀二條又分爲四鄭氏曰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澄案每列之中又有二焉此條河渭北境之山北條之北也岍岐荊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也岍在雍州岍

源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皆古之岍也逾謂行及河濵用舟截流横渡逾越河濵而又出陸也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太岳即霍山在晋州霍邑縣東三十里厎柱在陜州陜縣東北五十里山在水中破爲三穿河出其間有似于門俗名三門山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門焉王屋在垣曲縣北十五里周廻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山形如屋太行連恒河北諸州澤州之晋城陸州懐州之河

內武涉脩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所經故太行在河北爲天下之脊恒山北岳也在漢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此條大河南境之山北條之南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四山北條之南之一也朱圉在秦州清水縣伏羌鎮西南六十里太華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北條之南之二也熊耳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外方中岳嵩山也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二十三里桐柏一名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陪尾案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孔疏以安州安陸縣橫尾山爲陪尾者非是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條江漢北境之山南條之北也嶓冢荆山二山在北南條之北之一也嶓冢在興元府金牛鎮東二十里其山中高東西下形似冢山以東水皆東流山以西水皆西流俗謂分水嶺荆山在荆門軍當陽內方大別二山在江北南條之北之二也內方一名章山在復州竟陵縣大別在漢陽軍漢陽縣漢水入江處鄂州在江南岸北對此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嶓岷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嶓冢此條大江南境之山南條之南也岷衡二山南條之南之一也岷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鐵豹嶺南去青城石山百里蜀以山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過九江謂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是導岍岐荆山逾于河以盡恒山碣石之例也敷淺原一山南條之南之二也導山目衡山東行至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即漢歷陽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望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

此第十一章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蔡氏曰濬川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山水皆原于西北故叙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黒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

三百十五

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爲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一州爲大于九州爲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易氏曰弱水合黎流沙同在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在删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六十里古以爲流沙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不五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水經曰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漢志曰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夏氏曰黑水在張掖爲雍州之界在于闐爲梁州之界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珥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渃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禄禅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于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渃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緬南東北之西境蔡氏曰梁

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水出塞外東北入塞内漢張騫窮河源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于闐河北流合葱嶺河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說者謂張騫從見兩水入蒲昌海誤以爲河源爾雅云河出崑崙墟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河源非出于積石禹導河自積石始也易氏曰河自鄯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自龍支縣山爲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

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黄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黄河即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景隆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湖縣西二百歩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歩又經平夷縣西四五十里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東六十里又經泰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爲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歩水陸不通大魚集其下不得上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東流經陝州之芮城縣陝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厎柱山在河中又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

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爲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又經鞏縣有五社渡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石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石谷之口者也又經汜水縣本漢成臯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爲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

南宮縣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以禹河東從故道入海而不入河又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可復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之北蔡氏曰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里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過洚水洚水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道背戾漢魏郡鄴縣有故大

河在東北古洚瀆自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向北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又詳記其北向所經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道則猶可考也蘇氏曰播爲九河播分也朱子曰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厎柱至孟津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兖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矣澄案自漢以來人但知有漢河不能復知禹河入海之處雖遷固且然近世河趨汴泗徑淮入海與淮合爲一瀆河瀆遂絶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海所在雖漢河故迹漸莫能知已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興元府西縣之西此漢水東源也其西源在三泉縣之東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是也易氏曰漢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

至此名漢水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宜城二縣又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十步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南縣有汊汊水即三澨也又經沔州漢川縣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

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爲瀆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

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冀州冀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

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爲沱者也凡江之別出者爲沱梁荊二州皆有此特其一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經陵州之籍縣嘉州犍爲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東北十步東流五十里經南溪縣有符黑水入江今南廣溪也又經瀘州之綿水江安二縣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步東北流經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蒲縣又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

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二里水中孤石名灩澦堆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水南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荆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縣城東北二面並臨絶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岭峽在縣東百二十里湍水迅急上甚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經陜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陜州夷陵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淅浙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陵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

三峽此即峽石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首二縣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爲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爲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是小山澤因水而得名者自澧州界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迴二百六十里此禹貢之九江過九江言横截乎洞庭之口是漢水過三澨之例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自巴陵東

迤北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蒲圻縣五百一十
里至鄂州江夏澄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
自北來入江合流江水與之會水之合流曰匯故
曰東迤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漢滄
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
江會漢水合流之後東流之經武昌縣北又經興
國軍界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
南來入江合流其澤名爲彭蠡西岸江磯山乃廬
山盡處東岸今爲湖口縣所謂匯澤爲彭蠡也東
匯澤爲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
下解説不通遂至紛紜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

疑可釋而辨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東北流
又經池州城北五里池口鎮自江州至此凡五百
八十里又經太平州當塗縣之采石鎮又經建康
府城西十五里又經鎮江府自池州至此凡七百
四十里又東至江陰軍北對泰州入海自鎮江府
至此凡三百里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
蓋禹貢以漢水江水共爲一瀆漢既分江之半爲
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
江矣然循江南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
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之中故曰
爲中江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發源王屋山東南頂崖下旣見而復伏至濟源縣西北平地而出有兩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其見者兩源合流東至温縣歷號公臺西南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湧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旣塡塞陶丘亦無瀆濟瀆故迹不復可尋自至菏會汶之後流而爲川其迹始著易氏曰孟州王屋縣王屋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流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三十里至鄭州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鎭後以爲縣屬廣濟軍蓋陶丘一名再成唐堯所居故爲陶唐又東北九十里至菏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濟至菏澤又東北至東平府之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北流一百里至須城縣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經豐濟縣西二十六里二

百里至臨邑縣西四十里又經全節章丘臨濟三縣又經淄州之鄒平鄉南三十里又經濟陽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七十步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興縣北百歩東北流入海蔡氏曰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經書導沇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程氏言河溢出南岸爲滎溢出者非濟水顧弗深考耳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穴地流注顯伏吳興沈氏亦言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煑膠謂之阿膠

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勁故也澄曰沇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是爲北濟遠見河南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爲南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之郎山縣又二百八十里經眞陽縣南八十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經褒信縣又經新息縣南五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川汝陰縣南五里東流二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爲壽春府又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南

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之招義縣即漢淮陵縣地漢志所謂泗水至淮陵入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二百七十里入海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没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處一穴故名其山曰鳥鼠昜氏曰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後屬雍州禹導渭始此有

三源正東微南流至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爲鞏州又至秦州之伏羌縣南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三十里秦州後徙治成紀又一百二十里至隴州之南由縣南四十里縣後併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之岐山南二十里又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有永豐倉入河謂之渭丘澄案會于灃在鄠縣東會于涇在雲陽縣西過漆沮在同州朝邑縣蔡氏曰會灃會涇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先涇次漆沮後灃者散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境内諸水也合沙鄭氏曰渭水源出塞外行二千里而附于河不得與四瀆並而施功不下于四瀆故與四瀆同紀于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冢嶺山在商州上洛縣西七十里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之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北四里洛陽縣西南三里自苑内上陽之西瀰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七里至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合沙鄭氏曰洛水其下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不過涇沔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爲出圖書之所後人見洛而思禹功蓋亦以此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言至言過言會者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河之至于龍門華陰底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至于大陸濟至于菏澤皆澤名也江至于澧或以爲澧州多山澤或地名因以

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河之過洛汭過洚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合小也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灃于涇洛會于澗瀍于伊皆水勢之均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爲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也

此第十二章澄曰篇内地里凡稱郡者因漢之舊稱府州軍者因唐宋所名不及一一改從後所稱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此言民居之安同謂九州之内無一處有未治者隩隈水涯也四隩四海之隈水患悉平海濵遠地旣可奠居則中國近地可知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此言水患之平九州之山槎木通道而旅祭告成矣九州之川疏滌其源而無復壅滯矣九州之澤旣有陂障而無或決溢矣四海會同言天下之水皆與會同而爲一也或曰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九州川澤之水一一皆歸于四海其會同諸水猶天子之會同諸侯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言水平而任土以賦民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修整飭六者皆修故曰孔修庶土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交俱也正辨土所宜各得其正也財謂民所出賦謂上所取致其謹者惟恐過取也則準也三壤上中下九等之田也依約田之高下以成則法于中國則取之有制而不過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言水平而建國以君民也錫土者分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也錫姓者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如生于江水者賜之羌姓生于嬀汭者賜之嬀姓也祇敬也德先有德之先世也所封諸侯乃帝者子孫所以敬其有德之先世也有德之後象賢故人人能恭順天子而不距違我所行也

此第十三章總結前章別州隨山濬川之事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所服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該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内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納

二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而納三百里又次之去
藁麤皮而納四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
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
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孫氏
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朱
子曰總至米皆公田之賦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
入天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
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
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

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陳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或
曰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禹定千里之外曰侯服
侯服一百里內爲采者此也然周官六鄉之外爲
六遂六遂之外有家家邑稍地者大夫之采地乃
在畿內又有小都縣地大都量地者公卿至子弟
之采地亦在畿內與禹貢不同疑禹貢侯服之采
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
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者畿內之
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于侯服故空其地
以待之所謂百里采者如此或曰此說非也虞周

之制各不同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去王畿漸遠謂之綏者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内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間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要約之義覊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夷之也夷東夷之名也要服内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夷者謂待之若東夷而不繩以中國之法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孟子云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説文作𥻦謂𥻦散之也散置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理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其地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蠻慢也蠻南夷之名也荒服内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蠻者謂待之若南蠻而不繩以中國之

法也流流徙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案要服荒服内三百里均以處夷人而俗小異故曰夷曰蠻蠻蓋甚于夷也外二百里均以處罪人而罰不同故曰蔡曰流流蓋加于蔡也夷蠻雖非中國禮義之俗而其居猶在蔡流者之内蓋亦人類非有罪也蔡流之人不與同中國旣遠屏要荒矣而所出夷蠻者之外蓋深弃絶之所謂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或曰内三百里亦處蔡人外二百里亦爲夷人夷與蔡蠻與流互文以見耳然則[illegible]地蓋以處罪之輕于蔡者蔡地又

遠于夷其猶戎與蠻地蓋以處罪之輕于流者流地又遠于蠻其猶狄與蔡氏曰五服四面四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北境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弃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時冀北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蕃衍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澄案周制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禹并王畿爲五服周王畿之外自爲九服而里不同盖禹服言其面每面各五百里故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周服言其方方五百里則其面一方二百五十里自王畿至蕃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距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貢但五百里耳禹辨甸服爲王畿其外侯服其别有三綏服要服荒服其别各二盖亦别爲九焉曾氏曰周王畿即禹甸服其侯服甸服即禹侯服其男服采服即禹綏服其衛服盖若綏服之奮武衛也禹之衛去甸服八百里周之衛去王畿千里周之衛凡二

百里其蠻服夷服即禹要服其鎮服蕃服即禹荒服澄案周之蠻服一作要服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効慕之也訖盡也凡言四海者謂東西南北通乎地下之海其海也西北地高臨海皆高山海在下如深井然人不得而見東南卑海水溢出岸上今所見之海乃海傍平地水所淹及者耳故東南海中洲島又有國土人民更幾千里始爲無底之海東漸于海之海指今人所見者而言非訖于四海之海也青徐東

距海岸故曰東漸雍州弱水餘波西入流沙故曰西被言漸出今海被過流沙之外與北際南陲之遠皆及嚮慕帝朝之聲教而所及極盡于地維窮處之四海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斯言之謂與

此第十四章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錫猶錫貢納錫之錫下錫上也治水事畢故以玄圭爲贄而見于帝以告成功蔡氏曰水色玄故圭以玄云

此第十五章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誓者以言戒勵之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交兵曰戰六卿六鄉之卿也召之者將誓也周官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是也意夏制亦或相似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親

率六軍造其城下有扈之敢抗天子交兵大戰若
勢均體敵然視堯舜禹三聖相承之時氣象有間
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夏王啓也嗟發語閔嘆之辭六事即六卿人則
六卿所統之衆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

有扈夏同姓之國在漢鄠縣史記曰啓立有扈不
服遂滅之威謂暴害侮謂輕忽五行水火金木土
也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威侮之則其用乖違民

有不遂其生者矣怠謂不虔棄謂不用三正子丑
寅之正也帝王受命三正迭用蓋自唐虞之前已
然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則當時諸侯當禀正朔有
扈氏不臣服故怠弃夏之正朔也勦絶也勦絶謂
滅之虐下背上獲罪于天故天用勦絶其命今惟
恭承天意以行罰恭敬奉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
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謂有禀承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一車甲士
三人左掌射右掌擊刺御者居中掌進退驅馳命

謂受上命各有所掌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
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
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
王良所謂詭遇也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正皆
能致敗故戒勵之俾各盡其職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戮殺也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示賞罰之不敢專也
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社下疑
有脫簡

予則孥戮汝

此句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
之文重出在此

書纂言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卷第三

商書　　臨川吳澄纂言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鄭玄云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上洛商是也春秋左氏傳云閼伯居商丘杜預注云梁國睢陽宋都也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姓子氏都于亳鄭玄云亳在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征之時誓于亳都者也孔疏曰甘誓牧誓首皆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

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辭有詳略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追稱也格至台我稱舉殛誅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我后湯民指湯也恤憂念也穡耕穫之通稱割斷也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謂湯不恤我衆舍我耕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聞衆之言如此然夏氏有暴虐之罪天命我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其者將然之辭如台猶曰如何也率盡遏絕也割如劓割夏邑之割怠謂解體弗協謂離心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喪亦亡也湯既言夏氏有罪然亳衆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其心曰夏氏之罪其如何哉故湯言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夏之有衆率

皆解體離心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
乎若亡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
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征之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
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致推而至於彼也賚與也謂勝夏之後有賞賜也
食言如日食之食自有而無謂言已出口又收入
而吞食之不行其言也不從誓言謂不肯往伐夏
也孥奴通孥戮謂囚繫爲奴而戮辱之也

盤庚

湯都亳第二世次子外丙立三世弟仲壬立
四世湯長子太丁之子太甲立五世子沃丁
嗣六世弟太庚立七世子小甲嗣八世弟雍
己立九世弟太戊立十世子仲丁嗣遷囂十
一世弟外壬立十二世弟河亶甲立遷相十
三世子祖乙嗣遷耿案書序但言圮于耿史
記言又遷邢依書序則盤庚是自耿遷亳依
史記則是自邢遷亳或謂今邢州不近河圮
如耿之有患若果在邢似可以不遷況邢耿
字體易相混亂恐疑邢字即耿字傳寫之誤

故史記以爲再遷邢也但若無遷邢一遷則五邦之數少其一此又不可追考且當闕之十四世子祖辛嗣十五世弟沃甲立十六世祖辛之子祖丁立十七世沃甲之子南庚立十八世祖丁之子陽甲立十九世弟盤庚立復都于亳舊註以爲自耿而遷也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唱爲浮言以惑衆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浮言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書凡四節第一節述民怨之辭第二節未遷時告羣臣之辭第三節在途告庶民之辭第四節旣遷至亳總告臣民之辭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殷亳都也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茲指當時所都而言也劉殺稽與叶通問卜也盤庚欲遷於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而曰我王祖乙來都於此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地也今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則當卜以稽之曰其如之何也豈可不信卜而輕遷之也哉意者盤庚之遷卜之不吉而盤庚必於遷故民之不肯遷者以此爲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先王成湯以來之王服事也茲指先王所都亳而言也顛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蘖萌芽也盤庚之遷以今所都有水患故欲舍舊從新復成湯所都之邑庶望可再興盛如先王之時故民從而譏之曰我先王有所事能謹敬天命其處亳邑猶不能常常安寧所以不常其居自亳而遷至今已歷五邦若亳果可常安則先王居之至今矣今於他事皆不承順於古先王之爲不知天將斷絕汝命況可自謂吾往都亳邑則能從先王之功烈如已仆之木再生枝條萌芽天將長永我命于此新遷之邑而繼紹復還先王之大業以致于撫安天下之民乎

此第一章周氏曰殷人稱殷自盤庚始以前惟稱商盤庚遷都後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敎由自箴規也小民蕩析離居而巨室安土重遷以浮言相眩惑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

位始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正其法度小民有欲
以言箴其上者毋得遏絶而使不上達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
衆者臣民咸在也若曰史述其大意若此猷語辭
毋與無同傲上命而從巳之安故不肯遷二者所
當黜之私心也雖臣民咸在此言實爲羣臣而發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
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脩猶易言脩辭論語言爲命也古先王任舊人共
政凡有播告其臣皆承宣而不隱匿其指用能大

敬乎王者如此盤庚將責其臣故先舉先王之臣
而勸之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聒聒多言亂德也險利口相傾覆膚巧言切中肌
膚訟爭辯今汝亦是舊人胡不能如先王之臣乃
聒聒然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予弗知汝所訟言
者何故反求内省非我自荒廢其德召汝怨謗乃
是汝含容我之德恃我之寛厚而不畏懼我一人
故敢浮言以惑衆我不遏絶於始萌之時遂至舉
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

熾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綱網大繩紊絲亂也力勤也秋收成之時有秋有收成也戎大毒害之甚者君如綱之綱臣如網之目舉網在提其綱則衆目自有條而不亂喻臣當從君之令不可傲上也農夫服事田畝勤力耕種則必有收成喻今不憚往遷之勞終必安居之利不可從康也汝之不肯遷者以有傲上從康之心也汝能黜去此心承命往遷則小民之家與汝婚姻僚友之家皆有便益是汝施實德於彼也汝之祖父嘗有德於民矣今汝又施德於民是世有積德也乃敢大言於人而無愧旣遷去則不復畏水災爲大言於遠邇矣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昏勉也恫痛也惰農自安不勤勉於耕作之勞則必無黍稷之收成汝不以溫和吉善之言言於百姓使之樂遷將後遭水患則是汝自生此害爲致敗禍之姦宄以自災汝之身也夫怨咎不還民

之惡也實由汝倡浮言惑之是汝先其惡也病痛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此戒其從康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視此小人平日猶且相顧人所箴規之言慮巳之發言或有過差於口況我爲天子生殺在手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爲不利何不直以告我而乃倡浮言以恐嚇沈溺于臣民如火燎于原勢焰薰灼不可嚮而近之其尚可撲而滅之乎汝之浮言是汝自作不安靖非予有召怨致謗之咎此戒其傲上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用舊人使新器我今與汝舊臣世家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汝爲功臣之子孫我其敢用非所當罰之罰於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大享祫祭爾祖父有功勞於國其子孫當世世選用爾苟有善予不敢掩蔽而不用汝然爾祖配食於我先王之廟能昭鑒其子孫善惡而爲福爲禍無所私者是以我亦不敢用非所當德之賞於汝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志所射表的也侮玩慢之也弱輕篾之也無父曰孤十年曰幼有又通言孤與幼作起而遷也[illegible]字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語辭也我告汝今日遷都之艱難當如射之有表的期於必中必至汝當與老者幼者各謀久長於其所居勉出汝力聽從我起而遷去不問遠邇皆當同遷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今日不遷他日必死用罪罪之所以救其死故曰伐厥死其從令者用德德之所以彰其善也邦之善歟是爲汝衆之善邦之不善歟是爾衆有不善而予一人佚於行罰凡在爾衆當致告于我正爲告羣臣而此言汝衆爾衆兼民而言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汝自今以往有事者各恭敬有位者各齊同言一心協力也出口之言當有節度勿復以浮言胥動如其不然則罰及汝身不可得而悔也

此第二章

盤庚作惟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以猶與也謂能左右之也話謂說喻之也弗率不循上命誕大亶誠有衆兼臣民而言王庭謂道路次舍之所如周官掌次所職盤庚既起渉河南其民以遷乃說喻其不從令者大告之以誠心其民皆至戒其勿得褻慢凡在王庭聽號令王臣居前庶民居後盤庚已告其臣矣今將告其民故升進其民於前令其明聽我言遵守而行不得廢失我所命也自君言之謂之言自臣言之謂之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承奉順也保愛護也浮如名浮于實實浮于名之浮過也猶言勝之也降黜去之意大虐謂水災虐害人也我先王無不惟民是承故民亦保愛其君

共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家能遠去水災之大害以先王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遷者視民所利而用遷也汝民何不思念所聞我先后之事我之奉承汝者蓋欲使汝共享喜樂安康之利非惟汝有罪比附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民志本欲安其居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遷懷念此新邑者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民欲安之志不遷則舉國無安定之時以汝遷者所以安定一國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于困者我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動我爾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然汝若遲滯不濟則必臭敗其所載之物濟水之誠心間斷不屬則不

復能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自怨咎忿怒何能瘳其病乎言無益也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將至之災是汝大有可憂而自勸其憂也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于天乎下文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于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人之浮言誑惑偏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沈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先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奉畜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王嘗勞爾之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撫安爾故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高后湯也知有水患而不遷政之失也失政而久留于此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虐害我民蓋君不能爲民圖安俾遭沈溺之患是虐害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先后泛言商先王幼孫盤庚自稱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解說以求免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旣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汝不肯遷非止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貝古畔戎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絶汝而不救汝之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者多取而兼之謂貝海介蟲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此言貝玉貨寶互相備也世臣巨家聚畜貨寶恐因遷散失耗費故摇動百姓使不肯遷迪開導也盤庚言若治政之臣所以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惟務富巳之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高后令作大刑于其子孫開導我高后崇降之以不祥也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皆謂禍也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以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爲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皆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告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爲與臣言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猶上文告汝于難之意水患大可憂汝當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絶也民之所以與君相遠絶者由其偏爲巳計而不分其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念以相從而各設中于其心也中則其心公平不偏于爲巳計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玆新邑

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上令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刼掠行道者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有遺留其生育無俾遺其種類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恐有姦人乘隙生變故嚴以戒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永建乃家爲爾子孫立無窮之業也

此第三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至亳邑也定其上下所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也位朝見羣下之位正其朝位以見臣民而慰勞撫諭之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謂今日自可永命不復爲自勉自力之計故以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自此至茲責告民也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歷盡也百姓民庶也協合比連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而曰爾無共懷前日之怒而合比讒言以謗議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多猶增廣也山謂亳邑商都嚻相耿等處皆近水惟亳近山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定湯欲

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凶德謂民受水害適亳邑依山以居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黜其凶德而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以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蕩漂析分極止震亦動也沖童弔至由用靈善宏大賁飾也舊都墊圯民漂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而爾民猶且安土重遷乃謂我何為震動萬

民以遷乎此乃天將俾我興復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故我及一二臣之能篤敬以恭承民命者用圖永安居于此新邑也我非廢爾衆謀其至乃用爾謀之善指當時民臣有言當遷者也我與善謀之人各非敢違卜蓋用以宏大此賁飾之事是以不得不遷也賁者猶曰增光于前人也蓋盤庚之遷鬼謀不吉而人謀已決故違卜而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自此至篇終告臣也邦伯邦之長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隱閔痛也簡閱相視也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予其勉閱視爾爾當思所以敬我衆衆兼臣民而言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人困窮之人不能自謀者也謀人能自謀之人不困窮者也我不任貪人有能敢于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之各保其居皆敘而敬之者我則任之也曰恭曰欽所謂敬我衆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若者如我之志恭生生是也否者不如我之志好

貨是也總聚也庸用也今旣示汝以朕志之向背爾當無所不用其敬毋聚寳貨而以民之生生爲己責式用敷布其德于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二之謂一

此第四章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廟名史記曰武丁崩祖庚立尊其廟爲高宗是也湯十九世盤庚其二十世弟小辛立二十一世弟小乙立二十二世子武丁嗣二十三世子祖庚嗣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日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雉鳴也祖庚于高宗肜祭之明日有雊雉之異蓋祖庚當時致隆于禰廟故天降災異以儆之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祖己將告王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惟反身自省正其所行之事而已若今王之祀豐于昵事之當正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監視也下民猶曰下人典猶主也義者天理之宜言天監視下人其禍福予奪惟主于義爾降年有

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其不永者非天
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商人尚鬼
其瀆祀也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五時之
類祖己言永年之道在于所行之義不在于禱祠
也泛言人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
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人不順德
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
脩省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何則是不畏天
戒也意欲祖庚因雊雉以自省而改黷禰廟之失
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嗚呼嘆辭司主也敬民即上文所謂義也猶夫子
告樊遲以務民之義胤嗣也昵親也近也謂禰廟
也王之所司當敬以盡人事而已徼福鬼神非王
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者其可獨豐于
昵廟乎

西伯戡黎

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
矢鈇鉞專征伐爲西伯戡勝也黎國名舊說
以爲在上黨壺關之地今潞州有黎城縣呂

氏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周師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澄謂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爲西伯其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絶則爲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髪今旣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則振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爲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行之道紂都

朝歌在今衛州而衛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殷賢臣也篇中無及戡黎之事作書者特摽此于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奔告自邑來奔告紂也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康安虞度率循典常法

也祖伊特呼天子而言天既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今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于天故天從而棄絶之使我不有其安享之食謂沈酗暴殄也不知其本然之性謂昏亂厥德也不行其當循之典謂廢壞常法也三者皆紂所自爲若天奪其間而使之爲之然故曰天棄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今王其何如哉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而言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還其私邑也乃指紂也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也指當時與紂共事之人皆無不同受戮于爾之邦者時周師已逼商亡在旦暮間祖伊危迫之情可見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周師其在祖伊既告之後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直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案此乃殷邦殞滅命在須臾之時蓋已無暇於怒忠諫而殺忠臣也湯二十四世祖庚弟祖甲立二十五世子廩辛嗣二十六世弟庚丁立二十七世子武乙嗣去亳遷河北二十八世子太丁嗣二十九世子帝乙嗣三十世子受辛嗣而商亡受紂字通用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此篇次序疑在戡黎之前然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云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與或者皆非必然之辭亂治也殷之亡形決矣猶曰其弗或復能治正四方乎猶冀其悔悟不敢必其果不能也我祖湯厎致沈于水不復能出也飲酒成

凶曰酗亂敗爲酒所亂而壞其德也上謂在前下謂在後也我祖成湯致遂陳列其功在上而子孫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我指紂也不斥紂而言我厚之道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亂雜意竊盜取也卿士卿也淪沒也津渡處涯水際殷民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在上者以法禁治之庶其可止今卿士爲民師表凡有辜罪之人反容縱之無常法捕獲者是以小民無所畏懼強淩弱衆暴寡方起而爭奪相與爲讎敵之讎匹天下蕩無綱紀殷其淪沒喪亡矣若涉大水茫無畔岸無望其可濟惟有沒于水而亡爾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更端之辭我微子自我也遜逃遁荒野外顛傾覆隮隕墜何其語辭微子言我其發而出外歟則若病狂之人行不知所之留而在家歟則若昏耄之人居不知所爲愁悶憂困無所措其身思欲逃遁于荒野不忍此身親見宗國之亡也今爾無所指示以告我國將顛覆隮墜若之何者蓋微子之

情危迫之甚故又更端以問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以下箕子之荅也毒甚害之意荒謂迷亂紂之
無道乃天甚其害而降之以災使之荒迷于國方
且起而沈酗于酒以紂無道歸之天與詩言昊天
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此荅微子所言酗酒敗德之
語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
之人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皆咈

逆而棄逐之則在位者新進年少不更事之人爾
此荅微子所言卿士非度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将食無災
毛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祀天祭
地享宗廟之物商民猶且攘竊有司用相容隱俾
将去食之而無災禍此荅微子草竊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降下也監臨視也乂治也斂棓聚也召招至也乂
讎猶曰嘉耦怨耦云爾言下臨視者殷民使殷民
平日安和之讎匹皆化而爲鬬敵之讎匹猶棓斂
招召之然日長無已故曰不怠此荅微子相爲敵

讎之語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詔告也夫民之盜竊有司反容之民之鬬敵有司實召之則盜竊鬬敵非專民之罪治民者亦有罪與之相合而爲一上下同惡不恤其民民多餓莩捐瘠無所告也此總前兩節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箕子言我皆自我也臣僕爲國亡俘虜而爲人臣僕也言商今其有災我適起而當禍敗人臣之義無可逃避商其淪喪我惟有死之而已不復爲他人之臣僕也此箕子爲自己謀亦荅微子淪喪之語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出謂去之以避國亡之禍也蓋商祀不可以無人主之微子之身存則商祀不絶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云適以害子微子若不出而國滅身死則我之宗祀遂隕墜而無所托矣夫委質爲臣身非我之身國家之身也國家之宗祀泯絶猶我之顛隮也故亦言我箕子紂叔父同出于先王者也此箕子爲微子謀亦荅微子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周行生

靖安也微子之義不可不去箕子之義不可去各有所當故箕子言自安所安人各有以自獻陳于先王之前我之義則不復却顧而行出逃遯矣此亦總前兩節意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微子問箕子箕子荅微子之後微子然箕子之言去之以避禍及至商亡之日微子歸周武王封之于宋以奉殷祀微子既去箕子竭誠匡正其國猶冀其不亡紂惡而囚之箕子佯狂而爲奴武王克商釋其囚訪洪範箕子不仕周而處于遼東以終其身箕子既囚比干竭誠諫諍其君猶冀其能改紂怒而殺之武王克商封其墓三人者各得其本心之安天理之正故曰殷有三仁案樂記云武王既下車封舜之後于陳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荀子成相篇云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喜之封之于宋其祖蓋武王既克商即封微子于宋舊說謂封紂子武庚紹殷後武庚叛而誅死微子始得封者非也

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